

作品·年里的光阴

数着日子等过年

■特约撰稿人 华静

每每说到春节过年的话题，总是会在心里泛起一层层温馨的涟漪。每到年底，人们就开始数着日子等过年，开始怀念童年放过的烟花爆竹，急不可待地畅想来年生活的美好。

因为担心环境污染和火灾隐患，多少年没有听到鞭炮声了。有时候，还真的渴望再见到那满地的红纸碎，尽快融入那一片热闹吉祥的过年的气息中去。

家家户户，仿佛都只有一种过年的模式——忙年。从小年二十三开始，一直忙到大年初一；然后，又从初一忙到正月十五闹花灯、猜灯谜、吃元宵的日子。

北方的春节，三十晚上包饺子，初一早上是吃饺子，在鞭炮浓烈的气氛中，即便只是一顿饺子，都能让人们体会到年的味道。年夜饭也有大鱼大肉，也有白菜炖豆腐，也有炒的各种菜肴。那时，许多家庭不仅人口多，收入也有限，平时人们一般不常吃肉，但为了过年，谁家都不会吝惜。

三鲜馅的，韭菜肉馅的，白菜肉馅的，胡萝卜羊肉馅的，甚至还有冬瓜馅的……吃饺子时，要拿出腊八那天泡好的蒜。玻璃瓶装着，能看见瓶里已经泡绿了的腊八蒜，看着就有胃口。

一年中吃了多少顿饺子，没有人会上心统计，但过年时吃几顿饺子，都有安排。因为离开饺子，就少了过年的灵魂了。

过年的团圆饭，讲究的就是一家人都围在一起。守着老人孩子，守着一年来期盼来的这幅画面，守着桌上那条红烧鱼，守着亲人的那张笑脸，念念不忘那一句：祝全家人幸福平安。

那时候，孩子们并不懂父母的艰辛，因为，那个年代的父母没有时间让孩子们看到他们勤奋劳作的场面，他们也从没有将这艰辛挂在脸上，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，他们用心张罗的一桌普通的年夜饭，就足以撑起孩子们童年的梦。

有人说怀念鞭炮声的过年，怀念以前一家人开心的美好，顿觉有同感。那个年代没有手机，一家人有很多机会交流互动。看电视、逛街、买年货、聊天、拜年。聊到谁家的孩子有出息，顿觉自己的生活都有了奔头。

好像并不奇怪，那时的人们刚刚温饱有余，却从未舍弃或忽略民间过年的传统习俗。乡情、友情、亲情，在他们眼里，心里都浓厚得化不开，他们崇尚的是人心向善。

那时候的肉，有肉味。那时候的糖，真甜。

春节，不知会让多少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人记起童年的故事。想起小时候跟着家里的老人走亲戚的情景。那时，孩子们单腿走亲戚也是长见识。所以，每当家里老人要走亲戚，一般都愿意把孩子带上。尽管开始孩子们并不愿意去，怕见生人，但一旦走过一次亲戚，真的就学会了许许多多待人接物的礼节。

每次走亲戚时，孩子们都有过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脚踏冻冰的经历。路程并不远，只是那时候的冬天真冷。冷到地上能冻裂出一条沟缝来。脚落地，半天缓不过劲儿来，得慢慢地活动，直到感觉自己的脚真的踩在地面上时，才去忍随之而来的酸疼。南方的冬天阴冷，北方的冬天则是干冷。

屋檐下，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溜子，窗前的积雪下面，埋着放着已经炖好肉盆的盆子，简直是天寒地冻。

那时候，街面上拎着大包小包走亲戚的人那么多，孩子们跟在老人身后，在飘着雪花的路面上开心地笑啊、说啊、跑啊。好像不知道累，也不知道疲乏。无论走到谁家，都有一种温馨的氛围。即使再贫穷的人家，也会在过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家打扫

得干净利落。走进每一家，在家具无几的房子里，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墙壁上贴着的那些色彩明亮、鲜艳热烈的年画。

谁家老人见了前来拜年的孩子，都会情真意切地拉着孩子的手久久不放，那淳朴的情感就会从鼓励的话语中展现出来。在老人眼里，过年，过的是孩子们的年，过的是种心劲儿和希望。

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，都留下一幅画面：穿着崭新的衣服和新鞋子，小心翼翼地吧压岁钱放在兜里。虽然只是一元两元甚至一角两角纸币，兜里还装着糖果、瓜子和花生，还有小鞭炮。

后来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听到《难忘今宵》的旋律响起，怎么会不百般感慨？怀旧的情绪涌上心头，那年味浓厚的时光让人怀念。

在异地过年的人们，听到《难忘今宵》的乐曲，眼泪就不争气地落下来。多想赶回家去，挤在厨房里，帮着家人忙忙碌碌地准备年夜饭。

贴对联的时候也是开心的时候。老人煮的糍粑，盛放在一个小桶里，先贴大院的对联，再贴家门口的对联，甚至，连柴堆上、胡同口都要贴上一个福字。

尽管今天的父母都已满鬓白发，但只要说起过去过年的氛围，他们照样神采飞扬，兴致不减。不仅说起半夜里就出门扫雪的往事，还把当时纯真的、真诚的心地不经意间传递给孩子们；时刻装着别人。

就拿过年期间邻里之间互相送礼的事来说吧，其实也就是包包子和糖块，或者是各家蒸好的包子和枣花、点着红印的馒头，炸的藕合或芝麻焦叶子……但送和接的过程体现邻里大爱。朴素的情感，点燃的红蜡烛，门框上挂着的红灯笼，记忆中的过年，讲究的就是热闹。每一家，呈现的都是满满的家和万事兴、一堂和气的满满甜意。

亲情的祥和之气，体现在除夕夜，就是从城里到乡村，不间断的鞭炮声和礼花绽放，一夜的璀璨。晚上，看着枕边的新衣，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除夕夜守岁，守着守着就睡着了。睡梦中，穿着新衣服，奔跑在大街小巷，嘴里，嚼着一块甜到心底的糖块……

北方的春节有大拜年的习俗，一早，就被鞭炮声喊醒了。穿上新衣服，跟着年龄长些的邻家哥哥姐姐，挨家挨户地去拜年。还没进门，在门口就兴奋地大喊：拜年喽，拜大年喽。脸上是发自内心的欢畅，轻盈的脚步不只是因为穿上了新鞋，还有一腔满怀畅想的节日憧憬，引领着那时的孩子们一直奔跑向前。

欢欢喜喜过大年，贯穿在整个正月里。人们一见面还是互相拜年：“过年好，过年好。”

只是，过年的时候，最怕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说：太想回去了，因为那时候有奶奶在，有外婆在。

过上好日子了，最怕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说：太想回去了，因为那时候有奶奶在，有外婆在。

如今，疫情三年后，各地解封。回家过年的心愿得以实现。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会不会在见面后释然，满腹的心里话能不能在除夕夜倾吐，丰盛的年夜饭是否盖过了家人相拥的场面……过年的回忆和期待啊，不都是数着日子等待团聚吗？

人都说，你期待的所有美好都在路上。可是，对于离家漂泊的游子，即使走过再多的路，最难忘的、最喜欢的、最留恋的，还是回家的那条路。

愿2023年与疫情说再见。希望人们一切顺利，都平安。

过春节休养生息

■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对我来说，返乡过年，就是休养生息，虽然要见许多人，喝不少酒，但闲暇下来的时候，坐在阳光里发呆的那一小会儿，就会体验到一种庞大的安宁感。人不太远，要回故乡，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无非是在一隅之地，呼吸着熟悉的空气，耳边传来隐约的乡音，傍晚的时候呼呼唤友，体会那股热闹，哪怕散场之后一个人步行回家，也安心且快乐。

家附近有一大片栗子树林，出了小区门，穿过马路就是，栗子林藏着几个单位，还有一个门面不容易被发现的饭馆，冬天的栗子林里没什么风景，但还是愿意在里面的小路上走走，觉得很悠闲，其实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有这样一片安静的树林，都会让人觉得悠闲啊，但这里特别的地方在于，斑驳的树影下，还遗留着记忆——在不同年龄段时都曾来过这里，现在再来，是与过去的自己的碰面。自己和自己迎面撞见，就是挺自然的一件事了，起码不会尴尬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。

树林的东边有一条宽阔而平缓的河，开车四五分钟能过去。由于河面巨大如湖，所以聚不齐风来，冬天走在河边，也感觉到寒冷。河滩被开发成了公园，开放式的，没有门或者栏杆阻挡，每隔几十米，就会有一个摊贩，他们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，享受着免费的、远大于自身需求的经营空间，有一年，我带女儿在这里买了棒棒糖、红色小铁桶，吃了糖葫芦，玩了街头游戏机，这些都是我童年时喜欢的，她同样喜欢，果然孩子的爱好基本都一样。

河再往东，是一座海拔不过一百多米的山丘。山丘虽然不高，但蔓延数十公里。每次回老家，都会去山里走一圈，进山的入口没有变，停车的位置没有变，行走的栈道没有变，卖蜂蜜的老人十多年如一日，仿佛他一直等在那里似的，闲聊天的时候，随口说一个人名，他便会说：“认识，认识”，我每次都会换一个人名，他每次都说“认识”，我不是在恶作剧，他也说得很真诚，这大概就是熟人社会的特点之一吧，让人觉得，走到哪儿都有亲戚或朋友。

县城电影院，往年春节，会在大年初一这一天，都泡在电影院里，三四部连看，一个场次结束，串到另一个场次，感觉像少年时泡录像厅。今年春节档档的电影比较多，一天恐怕是看不完了，那就分两天。在县城电影院看电影，和在一线城市影院看电影，是有区别的，县城电影院还保持着露天影院的一些气息，这些气息主要由观众带来，他们看电影的反应，包括开映后几分钟内的聊天声，进入故事之后发出的笑声，叹息声，和大城市观众不一样，我有点着迷于观察并聆听他们的反应，觉得这也是电影的一部分。

县城的夜市摊，在春节期间更是热闹非凡，一条窄而长的街，两边摆满了摊，传统的美食，现代的各类电子小玩意儿，收拾头发和收拾脚的店面，热气腾腾的油锅，还有此起彼伏的小喇叭广告……这些组合在一起，就组成了一条神奇的街，北京有世贸天阶、后海酒吧街、三里屯购物街，我觉得它们和我们老家的夜市一条街，虽有区别，但各有千秋，逛起来各有乐趣，谁都不能取代谁，而可以自由穿行在各式各样的街区，人才会像鱼游在河里，觉得无拘无束，神清气爽。

春节是团圆的、热闹的、欢乐的，同时也是惬意的、放松的、舒适的，人在春节这几天的感受，会把自己的精神里注入一些能量，会让人在接下来的一年，更努力、更勤奋，只为下一年春节过得更好。千百年来，正是有着春节这一休养生息的时节，人们才会在一元复始、万象更新所带来的强大气场下，收拾好精神面貌，重新再出发。

他守在故乡

■韩晨阳

每次过年回家，我们都会回到一个小村子，那是父亲出生的村庄，也是一个导航地图都没有标注的位置。通往村庄的道路年久失修，坑坑洼洼的，下雨时，坑里的积水没过小腿。

车辆晃晃悠悠终于来到了村里，路况稍微好点了，在一座瓦房的门前，看见一个人，他瘦高，面部黧黑，带着一点健康红晕，穿着黑色布袄，他正是三爷爷。看到我们的车过来，立马朝我们挥挥手，嘴里还不停说着什么，不断冒着白色的哈气。三爷爷是我父亲的三叔，我不知道他究竟住在这里多久了，只记得自己开始有记忆时，每次参加春节扫墓活动的时候，都是他带路。

三爷爷将我们迎进院子。他家小院子里有一小片菜地，一个压水井，小时候我经常去打水玩，旁边还有个仓库，搁置一些农具和杂物。他没养什么动物，院子显得格外冷清。三爷爷的儿女都搬到城里住了，只有他执拗地和三奶奶坚持住在这里。

三爷爷招呼我们一起进屋，坐在沙发上聊天，沙发是那种木制的，没有垫子，不适合久坐。通常会问我们在北京的情况，问父亲的工作如何，问我和妹妹学习情况……三爷爷的家乡话说得很快，但对我来说，则像听外星人说说话一样，久居北京的我们听不懂，只能靠大人从旁翻译，勉强对答几句。

说话间，三奶奶的午饭也准备得差不多了，菜品非常丰富，有红烧肉、猪肝、蒜泥鱼，还有猪肉大葱馅和韭菜鸡蛋馅的饺子。吃过饭后，三奶奶拿出黄纸，开始把饺子剪成铜钱的样子。她的手法干脆利落，只半个小时，三大沓黄纸全部变成了铜钱的状态。

三爷爷拿出一个篮子。篮子里装着一瓶白酒，一小盘饺子，一小盘肉，用塑料袋包了起来，几枝花，是父亲来村子之前买的。然后，三爷爷用电动三轮车载着我们，去往一片空旷的田地，这片田地就在村外的小路旁边，穿过一家养猪场，跨过一条臭水沟就到了。

我们走在硬实的田埂上，由三爷爷带头，父亲在中间，我则拉着妹妹的手，防止她摔到田里去。田地空荡荡的，夕阳西下，远方的枯树变成了剪影，与昏黄的天空相对应，月亮也早早探出头，欣赏着夕阳风景。

走了不到五分钟，我们来到几座坟前。三爷爷记得埋在地下的每一位亲人的名字。三爷爷把黄纸铜钱点燃，放在地上，磕三个头后，将篮子里的白酒打开。父亲和三爷爷在每个坟前都敬了一杯酒，放了一些饭菜。

天渐渐黑了，田田渐渐变得寒冷，唯有火焰旁十分温暖。火焰燃烧着，能够切实感受到它所传递的热量，随着热量飞到了天上，逐渐消失。一些灰落在了三爷爷的衣服上，但他没有任何动作，只是一直盯着那片火光。

火焰慢慢地熄灭了，黄纸被烧成了灰白色的灰烬，三爷爷又浇了一些酒，用脚彻底把余烬灭掉，然后收拾篮子离开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在三爷爷的身后，他的背已经明显的有些驼了，但他还是一直守在这里。

从明天起

■张金刚

没有哪个明天不会到来，我能与2023年新春后的每一个明天再次相遇，的确是件美好的事，断不可辜负。

海子说：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……”亿万人有亿万个幸福标准，而专属自己的幸福却是唯一。“后疫情时代”，我愈发看懂自然，看懂社会，看懂你和我。于是，我愿从明天起，换种活法儿重新出发，“报复性”热爱生活。

我愿听从时节的号令，向奇妙自然与时俱进。与众人一起，流连于花下、林间、溪畔、田野，静观百花吐蕊凋零，紫叶酿绿枯黄；静听天雷滚隆隆，众虫嘈嘈切切；静待果子成熟脱落，牲畜繁衍生息……与一条江河、一棵古树、一弯新月、一片晚霞对坐，望见自己的渺小与匆匆；与一株小草、一片丛林、一只蚂蚁、一群飞鸟共生，找到彼此的领地与平衡。这本是自然应有的样子，趁年华正好，领略并善待天造地设的万千美好。

我愿试着把微笑投向每个人。不会再为遭逢的漠然以待、态度强硬拍案而起，动不动就差评，就投诉。想想他们或许正经受生活的压力，或许单调的工作已重复了上百次。微笑着冷静面对，相信会迎来满面春风。有意思的是，对那些顽劣乖张的追风少年们，我不再怒怼指责，而是微微一笑劝说引导，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是社会的主人，我们或将在他们的庇护之下。

从未如此与家人漫长相守，整个世界似乎只剩我们。最温情、最有感的事情便是系上围裙操刀掌勺下厨房。蒸馒头、擀面条、炸油条、做蛋糕，弄凉皮，全不在话下。

大厨既然炼成，定不能荒废。煮着时令乡间淘些蔬菜瓜果、禽肉蛋奶、米面粮油，就连饮用水也要是几经辗转从山里取回的山泉，若有片田地种些茶七杂八的果蔬自是最妙，这些与大地最近的果腹之物，绿色纯天然，最养胃养人。厨房一定要洁净，伴着新闻或音乐，与家人共奏锅碗瓢盆交响曲，曲子里有炖肉炖菜的浓香、有逗趣斗嘴的情调、有家长里短的絮叨；把时间浪费在自家厨房，专注于营养美食，这当然是浸润寻常日子烟火气的最浪漫的事儿。

希望对遇的每位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亲人，都微笑招呼，既能相逢，何必久别。想见，就无所羁绊地去相见吧。想见那位苦心经营事业的兄弟，摘几根黄瓜、几个西红柿，炒两小菜，把酒聊聊农事与未来；想见那搞红色文化研究的老友，一起走访散落乡间的革命遗迹，寻找不变的初心；想见曾经共事的年轻人，听其讲述努力工作打拼生活的辛酸与快意，告诉他们“我们都是一样”；想见另一个城市的文友，谈谈文学的使命与担当，努力写出记录时代的好文章；想见那些疏于来往的亲戚，攀亲叙叙，那些不愉快都忘了吧，毕竟是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的一家人……让我们纵情地约起来，不啖改天，就在明天。

从明天起，饶有仪式感地正视每一个节日、生日、纪念日，将生活过得有趣有调。从明天起，看淡所有冷眼与偏见，自信自我、身心愉快地过好每一天，因为生活是我的。从明天起，视“健康快乐”为成功标准，将锻炼进行到底，留住青春也要留住青春的心态。从明天起，喝喝茶，唱唱歌，旅旅游，让人生炫彩起舞……

痛过，哭过，累过，扛过，一切终将过去，回归来之不易的平凡日常。从明天起铭记过往，珍视当下，重识自己，好好生活。

父亲的年

■刘燕成

除夕那日，尚未见天亮，父亲就起了床，从老屋瓦廊下生锈的旧梁头旁取来镰刀，摸着朝屋外走去。睡梦里，朦朦胧胧听见父亲走过我们窗前的唸念声，“三十(夜)，扫冥纳(垃圾)”。

数百年来，村庄里流传着除夕之夜大扫除的传统习俗，父亲更是对这一习俗特别在意。廊前屋后，梁上梁下，都是要翻天覆地一般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才放心。老早，父亲就准备好了打扫卫生用的刀具，还给我们每人购置了过年穿的新衣服和开春后上学用的新书包，以及过年用的鞭炮。反正，哪怕离春节尚早，我们却已在父亲那里嗅到了过年的喜气。

过年时，春联是肯定要写的。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父亲，却写得一手好字，村庄里，十有八九人家的春联，都是父亲写的。父亲去帮人写春联时，总要叫我去做帮手。磨墨、裁纸、撑纸、拉纸、折联、晾联、贴联，这些活儿，包干了似的，让我一个人做。父亲写联时，不许人出声，只听得写联的八仙桌上的炭盆里，叭叭叭的，发出火苗细微的声音。我站在父亲的正对面，双手托起春联一端的两个角，平稳地站着，屏着气，不敢随意走动，亦不敢随意言语。待得父亲用热开水泡软的毛笔蘸了墨，轻轻一挥，写完第一个字，做出嘱我往后拉纸的手势，我方敢将身子微微往后挪移一小步，同时将手撑着的红纸稍稍往后拉动。“停！”父亲突然叫住我，他蘸了墨，便又继续写下下一个字。

贴春联是我怕的活儿，一是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的差，二是我特别不喜欢那贴联的稀稀黏黏糊糊的滋味。父亲举着橡皮刷把在旧年的门柱上打好了早先熬熟的稀灰，然后提着晾干了春联，站在水凳上由上到下地将春联贴到门柱上。我站在离门柱两米开外远的空地上，吞吞吐吐地朝正在贴联的父亲喊：“好像要再贴上去一点，好像要往右一点……”弄得父亲左右为难。

我们自家的春联，至我上中学后，似乎就不用父亲再操心了。但开始学写春联时，因怕人笑话，怎么都不敢提笔。“你不学怎么能会呢？”父亲硬来愤怒的目光，意思是都中学生一个了，不敢写也得写，非写不可。因内心恐惧，加上天气又冷，战战兢兢地提了笔，写完几副歪歪扭扭的春联，父亲实在看下去，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和笔，逐笔逐画地教我。

父亲特别喜欢炮仗，怕年景不好，这也是必不可少年货之一。那时的乡场上，炮仗品种不多，父亲就跑到湘西那边的鞭炮厂，买来那种既大且响，又特别肯爆的，每日早晚两餐饭后，便点上几个。村庄里的孩子们，眼瞅着年关就要到了，便成群结队地逐户拜起早年来。大人们馈赠的礼物，当然要炮仗是最佳的了。夜色未深，就见得村庄上空突然间升腾起一道光，“噼”的一声穿过树梢，在逐渐泛黑的夜色里“啾”的一声爆响，盛开出一朵灿烂的烟花来。此时，父亲正坐在老屋门框外的榱木树下笑嘻嘻的，说他炮仗是他买来的，肯爆，是好货，赠了一颗给村庄里最调皮的“十斤棒”那娃。

在除夕之日，进屋和出门的那条山道，便成了父亲的主要劳动对象。山道上落满了黄黄的竹叶，枯败的野草倒躺到了路边上来，破碎的青石板斜斜地横在路坎上，一些野草苗儿从路边的粪土里抽出了枝叶，似若这一路的乱象，只有这年关才抽得了空去收拾。然而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村庄过年了，我知道那山道上的乱象，一定是越发的不堪收拾了。

2007年的4月，父亲去了，这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痛。

